

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

□悠晴

小雪未雪，大雪亦未雪。今日，雪终于来了，落得斯文端方，在窗玻璃上斜斜描着看不见的银线。我推开茶杯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崔健的一首歌《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》。这念头来得莽撞，像雪粒猝不及防地敲上窗。

这雪，落在许多年前落过的同一片屋顶上。人过某个年岁才恍然：雪从不新鲜，它只是同一场雪，反复降临。我们体内都积着几捧永不融化的雪，在某些起风的夜里，簌簌作响。原来雪的缺席不算寂寞，雪的降临才是——它让你看见，自己与那份激情率真的野性之间，隔着一层永远擦不净的玻璃。

从前的雪不是这样落的。它们落得蛮横，落得理直气壮，让人想一头扎进去，把什么都忘了。像2002年冬天的那列夜车，载着几个临时起意的年轻人，轰隆隆开进晋中的雪夜。我们不是去看雪，是去赴一场与天地共谋的撒野。在风陵渡，有人絮絮念着“风陵渡口初相逢，一见杨过误终身”；在灵石，对着林立的烟囱大喊，回声裹着雪粒扑回脸颊；在平遥，不知谁在厚厚的雪毯上，踏出第一行脚印。

那时的雪，是可以全身心去丈量的。撒野不需要理由，雪在那里，便是全部的热望与勇气。天元奎客栈的灯彻夜通明，我们抖落满身雪花，温热的酒在粗瓷碗里漾开光晕。窗外，雪在灯笼的光柱里狂舞。我们谈起江湖与远方，谈起一切遥不可及的事物，时而慷慨激昂，时而莫明大笑，仿佛这场雪会一直下，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。

雪将我们封存在那个琥珀般的夜晚。以至于后来所有冬天的雪，都似从那场大雪中飘散出的副本。

今日的雪下得很有分寸。它让铜锅的热气在玻璃上画出温和的弧，让老友的慨叹在羊肉的鲜香里静静沉底。我们望向窗外——雪正把枯枝缀成棉花糖，温柔地覆盖一切，包括我们曾经纵情奔跑的原野。雪还在落，只是飘得慢了——或是我们看雪的眼神慢了。

午后去天鹅湖边。雪把天鹅的颈项衬成一行行优雅的逗号。我在栈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，拍红叶托住的雪团，拍迎春枝上将坠未坠的水滴。雪把天地铺展成无边的宣纸，却将人凝滞为纸上一点淡墨。那个曾在雪地里张开双臂旋转的我，已成了小心踩着防滑鞋、专注拍一朵雪的中年人。

暮色四合时，雪停了。远山化作淡墨的剪影，楼顶的积雪映着城市永不真正入睡的微光。我忽然明白——雪不是覆盖，而是显现。它显现时光的层次，显现

那些被日常掩去的沟壑与轮廓。雪地上最能撒野的，从来不是脚印，是时光。它在我们身上撒野，刻下皱纹与白发；在记忆里撒野，把鲜活的景象冲刷成温暄的暖色。而雪年复一年地落，仿佛在为此永恒撒野铺展最洁白的画布。

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白居易问了一千多年的问题，每个雪夜都有人举起空杯，静静回应。

夜很静。静得能听见未落之雪在云中酝酿，能听见旧年的积雪在心底渐次消融。桌上那杯茶彻底凉了。而那句“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”，终于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刻，完成了它最温柔的降临——不是以脚印，而是以光阴，在这漫漫长夜里，悄然撒出了一片无人知晓的、寂静的旷野。

此刻我听见的是，雪压断细枝的轻响：切，切。像最锋利的时光裁刀，划过记忆的生宣，利落地分开“彼时”与“此刻”。

雪继续落着，落在我刚写下的字句之间。“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”——这话在舌尖悄然化开，成了今夜未曾落笔的结尾。

远处，似有细枝又断。切。切。

像岁月正修剪那些过于茂盛的念想，好让新的雪，静静落在新的空白的上。

数九煮茶

□徐龙宽

冬至刚到，厚重的寒气就铺天盖地压了下来。玻璃上凝结一层薄霜，整个天地冰凉一片。寒冬里，除了棉衣、暖气之外，煮茶也是一种取暖方式。

小时候的冬天，堂屋总是放置着一座土火炉。青砖砌成，黄泥抹缝，炉底铺着铸铁炉算，添上木柴或者一块蜂窝煤点燃，片刻间，屋里便有了暖意。火苗扬起来舔着壶底，铝制大壶蹲在上面，没多久就“咕嘟咕嘟”地冒出热气，壶盖有节奏地敲打，似乎在演奏一首动听的童谣。

父亲摸出一个铁皮盒子，里面装着全是硬邦邦的茶梗和碎渣一样的茶叶。凑近闻才能闻到一丝淡淡的茶味。这是花五毛钱从小卖部买来的。小瓷壶用开水烫两遍，然后抓一把碎茶塞进去，滚烫的开水冲下，浮沫便冒出来。父亲撇掉浮沫，倒进茶碗里的茶汤呈现琥珀色，喝一口，苦苦的。由于临近黄河河道，我们这地方的水，土腥味特别大，只有这粗茶苦苦的，能将土腥味压下去。一杯茶喝完，舌尖上泛起丝丝茉莉花的香味。

有时候我还会去屋檐下扯几段冰溜子，或者盛半壶篱笆上的雪跟茶一起煮着喝，味道也不错。捧着茶碗，看茶梗在水里慢慢舒展，碎渣浮在表面，一小口一小口地趁热喝下，不一会儿，浑身发热，额头还会渗出汗水。父亲在炉子前看书，母亲围着炉火补袜子，我趴在旁边看她穿针引线，水汽渐渐模糊了她的眉眼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喝的，岂止是茶，分明是贫瘠日子里一点带有香味的安慰，是一家人围炉说话的暖意。

后来，日子像门前的小河，有了更多的交流与光色。喝茶，也渐渐成了另一番景象。有了专门的茶室、专门的茶台，摆上了紫砂或瓷质的壶与杯。杯盏玲珑，薄如蛋壳，碰在一起，叮叮当当，声音清脆。煮水，也不再用大壶，换上了玻璃的煮水器。开关打开，看一串串珍珠似的气泡，从底部缓缓地升腾至水面，如鱼眼，似涌泉，最后鼎沸。泡茶的过程，也有一套仪式。温壶，烫杯，冲泡，刮沫，出汤……每一个动作都要讲究分寸，小酌几口，雅致得很。想想小时候喝茶多么简单，一把大壶，一把碎茶就能满足。水咕嘟咕嘟地开了又烧，烧了又开，就像日子一天，一天赶着一天过去。

喝茶的种类也多了。大红袍醇厚，似乎是一位长者，将岁月的风霜都化成喉间的岩韵；龙井清雅，一旗一枪，在杯中站立，仿佛把江南的神韵都裹挟进水里；滇红浓艳，琥珀色的茶汤里，杯底藏着阳光与高原的温度。这些茶，无疑都是好的，是精致的，让人能从中品味出山川、季节以及制茶人的手艺。只是我最喜欢喝的还是茉莉花茶，不是泡着喝，而是直接放到壶中煮着喝。颜色又浓，味道又苦。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够味。在氤氲的香气里，慢慢回味这些年经历过的种种。

数九，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，却也是离春天最近的时候。此时煮茶，像在寒天里酝酿温暖，每一次注水、出汤，都是在和时光对话。当年喝着碎茶盼过年，如今是品着好茶盼春天，茶里泡着的，是岁月的滋味，是生活的变迁。

围炉煮茶，不是熬日子，而是在寒冬里，用一杯茶的时间，等待春天。那些走过的岁月，那些喝过的茶，都将成为春天来临前最温暖的铺垫。

黄河落日

□晨荷



冲撞着，直到遇见这片广袤的平原，才终于放缓了脚步。它张开巨人般的臂膀，撒手把从远方携来的那些细碎的黄土，那些矿物质的精魂，轻轻放下。于是，贫瘠的沙地变得黝黑，干涸的土壤泛起膏腴。一年，十年，千年……这日复一日的堆积与沉淀，竟在无尽的迂回中，创造出我们脚下这片赖以生存的沃野。

“看，那是炊烟吗？”同伴指着原野上袅袅升起的灰白色烟雾。那不是炊烟，那是“烧荒”的烟，是人们以最朴素的方式，为土地献上天然养分。那烟斜斜向北飘去，像是南岸的风，吹着它们渡过了黄河。

初冬，落日，长河，旷野，这一切，都在宏大的谢幕之后，归于沉静。

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金色盛宴，像目睹了一场持续千年的告别。油然而生的苍凉感，使我顿悟自身的微小。我们都是时间长河里的过客，见证却无法挽留任何一场辉煌。

黄河已接纳过无数个这样的黄昏。最汹涌的绚烂之后，是深邃的平静，是无边的苍凉与辽阔。而我偏偏钟情这苍凉，那极致壮阔中所抵达的孤独，是“念天地之悠悠”的怆然，直叩心扉。

这让我想起去冬客居北京时，傍晚常站在五道口的立交桥上，看桥下车流奔腾如河，现代的车灯与百年的京张铁路遗迹在此交错，车流带走飞逝的时间，历史与现代的交汇、错过。在时间洪流里，我们只不过是渺小的存在，昨日还在眼前，今已成云烟。

又想起不久前洛河边的夜晚，冷风中，一位女子独坐台阶，对着河水哽咽哭泣。我迟疑着，踌躇要不要问她怎么了，要不要递给她一张纸巾。但我终究没有上前。人类的悲欢或许并不相通，而一条河，却是最沉默而包容的倾听者。

如今，站在真正的大河边，我才懂得：它的平静与辽阔，治愈的何止是庸常的悲欢。

观景台入口处，那架来自春秋时期的战车静立着。我想，千百年来，面对

这长河落日、苍茫大地，先贤们或许也曾有过相似的苍凉体悟。孔子临川叹“逝者如斯夫”，王之涣挥毫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，白居易低吟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”……这河，这落日，见证过王朝更迭、英雄来去，它本身就是一部流动的诗史。

如果说白天的黄河给人的是雄浑，是磅礴的力量，那么，落日后的黄河给人的就是深沉和内敛，是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的静谧。站在暮色中的黄河边，仿佛一天的热闹与喧嚣都被河水带走，只剩下天地和时间的本来面目。那些移动的人影凝成黄河落日后的剪影，仿佛忙碌的灵魂找到了可以停靠的港湾，所有的波澜最终都会平息，归于安宁。

而这，正是黄河在落日时分，给予人间最辽阔的慈悲。

三门峡的树印象

□王永武

在三门峡，除了翩翩起舞的天鹅外，还有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树。

走进三门峡市区，无论是道路两旁，还是公园里，居民小区里，到处都能看到高大粗壮的松树。雪松是三门峡的市树，作为世界著名观赏树种，它在三门峡栽培历史较长，分布广，种植在公园绿地、街道巷陌、小区庭院。其生长快，寿命长，病虫害少，树木高大、树形优美、树冠秀丽，苍劲挺拔、四季常青的优秀品质，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。

据统计，三门峡全市森林覆盖率达50.7%，位居河南省第一位，是黄河流域唯一全城“天然氧吧”城市。

一个傍晚，我曾到三门峡市卢氏县委所在地进行短暂参观。没想到这个县委大院与众不同，县委工作人员依然在1957年建成的土坯房中办公。

走进县委常委们的办公室，依然是寝办合一。里面没有引进自来水，干部们日常都是打水洗脸、洗手，没有保洁人员，干部们自己打扫卫生，却是窗明几净，整整齐齐。用当地干部的话说，艰苦朴素不是“破破烂烂”，而要“精神神神”。

院子里树木参天，道路两旁既有名贵的红豆杉，又有普通的椿树、桐树，婆娑的竹子在雨中显得更加青翠欲滴。花木掩映下，道路西面四排、东面五排外

墙涂着赭红色涂料的平房，在日晒雨淋下早已褪色斑驳，露出混着麦秸的土坯。院门口，有一棵已经倾斜的松树，用木桩支撑着，看起来有点煞风景，可工作人员说：“这也是一种蓬勃向上精神，只要成长，我们就会珍惜每一棵树。”门外不远处，有一个宽敞雄伟、现代气息浓厚的人民广场，市民在广场上自由散步、跳舞，享受着幸福的时光。

在三门峡市区有一处“甘棠苑”，里面更有一番清新廉洁的韵味。

甘棠苑是为西周时期辅佐周成王的召公而重建的纪念地。召公一生节俭自律，勤政爱民，史上留下了“甘棠之爱”“召公遗爱”等佳话，被誉为“廉吏始祖”。孔子对召公极为尊崇，视为有德之人，曾言“见于甘棠，甚于宗庙”。

《诗经·召南·甘棠》有诗：“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蔽芾甘棠，勿剪勿败，召伯所憩。蔽芾甘棠，勿剪勿折，召伯所说。”传说召公执政时，常到封地巡行，体察百姓疾苦。在天气炎热的夏天，召公就在一棵茂盛的甘棠树下处理公务，老百姓遇到问题，都到甘棠树下找召公解决。人们为了感谢召公，送来很多礼物，可召公都坚决不收。后来，召公要离开的时候，当地百姓恋恋不舍地说：“召公不

仅肯到百姓中来，而且一点也不铺张，他公正无私，心里装着老百姓，如果天下官员都如召公，那老百姓就幸福了！”

甘棠苑入口处是高大雄伟的钟鼓楼，始建于唐，气势恢宏。楼下是用大青砖砌起大拱门，楼上有鼓，系古代“晨钟暮鼓”敲击之用。钟鼓楼的正面是书法家启功亲笔题写的“钟鼓楼”和范曾题写的“云浮千秋”；背面是范曾题写的“江山万古”，两边是由著名作家贾平凹书写的楹联：“世长势短莫以势欺世，人多仁少须以仁择人”。苑内不仅有高大雄伟的召公塑像，而且有历代文人贤士所作关于召公、甘棠的诗作。

甘棠苑与钟鼓楼巧妙地连为一体，秉承古祠遗风，亭台楼阁、幽径曲水、怪石修竹、浮雕名匾错落有致，不乏名家墨宝。苑内不仅设置了古代三门峡的十大廉吏和贪官等壁画，而且修建了廉政文化长廊等……人们在重建甘棠苑的同时，也在心中栽下了一棵甘棠树，以便将召公的“甘棠遗爱”，从历史烟云中召回现实。

我想，这正是卢氏县委大院里的那些共产党员们所坚守的初心和使命吧。三门峡不仅种下了这棵甘棠树，而且培育成了一望无际的森林。

澠池天池访古

□梁小卫

地。小桥流水、亭台轩榭，与在白龙池下长廊里洗衣、洗菜的村民共同构成了一幅宁静的画卷。

关于天池村名的由来，当地有一个很神奇的传说。相传很久以前，这里是一片湖草湿地，水天一色，蒲苇丛生。冬春群鸿南来北往，常在此地停留。湖边上有个小村子，名叫落雁庄。村里住着一位姓王的老人，为人勤劳朴实，乐善好施，人称“王善人”。有一年，他收养了一位抱着小孩逃难的病妇，打算先把这个妇女的病看好，等秋收后把粮食卖了，送她母子回家团聚。哪料到玉米抽穗时，来了个“卡脖旱”。王善人来到自己的地头，看着干旱凋萎的庄稼说：“我老两口都六十多岁了，死了也没啥，可我家还住着一个生病的妇女和未满周岁的孩子，饿死太可怜了！”说着不禁哭了起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恍惚看到天上有一条白龙腾云端，所过之处立降甘霖。接着白龙又幻化成一个巨人，手执倚天剑顺东南向西北划了两下，又在地上划了几下。待他睁大眼睛定神看时，已不见白龙的踪影。面前的大洼中清泉喷涌，微波荡漾，田里的庄稼枝叶舒展，生机盎然。村民们涌到田头，见“王善人”全身湿淋淋的，待问明原委，都说：“是王善人的好心、善事，感动了天神”。

从此以后，洼里变成了万顷良田。遇到干旱之年有河水可以灌溉，年年五谷丰登。人们就把这条河叫“白龙河”，把那个大洼叫天池，还在池北坡顶修建了“白龙庙”。“落雁庄”也改名为“天池”。

据《澠池县志》记载，唐永隆元年、永淳元年和弘道元年，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多次到天池避暑

观景。归时，还要车载马驮许多天池的泉水回宫饮用。据村里的老人讲，村中保存有唐太宗“天池铭”残碑及武则天“避暑诏”石刻，天池附近分布有洛阳至西安古道遗址，出土有唐代车马器、钱币等文物。这些都印证着，旧时天池不仅自然风光旖旎、秀美，在交通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也有着深厚的底蕴。

明代诗人戴琏曾作《八景诗·天池落雁》：翠藻白苹秋满池，翩翩鸿雁倦飞时。拖云带雨来天外，唤友呼朋向水湄。映日翅粘红玛瑙，涵山身蘸碧玻璃。莫耽此处多佳景，寒到客边书到迟。清康熙年间内閣学士、礼部侍郎徐秉懿在《天池落雁》一诗中这样写：平地涛声壮，天池雁阵寒。叫云来极浦，乘风落修翰。澎湃流何急，飞鸣韵自酸。羡他鹭鸶稳，交颈白苹滩。“天池落雁”这一景观更是被载入史册，成为“澠池古八景”之一。

现在的天池中学西南约300米处有一座延庆寺。相传，这里曾是唐代高僧慧海开坛讲经之地。近年来，延庆寺原来的遗址上部分建筑得以恢复。史载，当年李世民曾在天池狩猎时为延庆寺御笔题写过“慧海风高”四字匾额，该寺把御笔勒石置于门庭之上。据寺内僧尼讲，几年前该石碣流失民间，至今下落不明。目前寺中古柏下，还保存有一方明代天啟年间“重修延庆宝寺”的残碑，虽字迹斑驳，却风骨犹存。曾经有人说，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座“精神原乡”，那是心灵的归宿。作为一个澠池人，我为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、丰富内涵的城市而深感欣慰。

伏牛

题字：邵玉锦